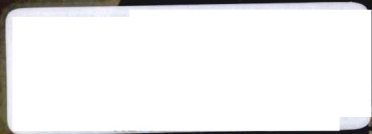


狠辣重刑犯越狱风云

暴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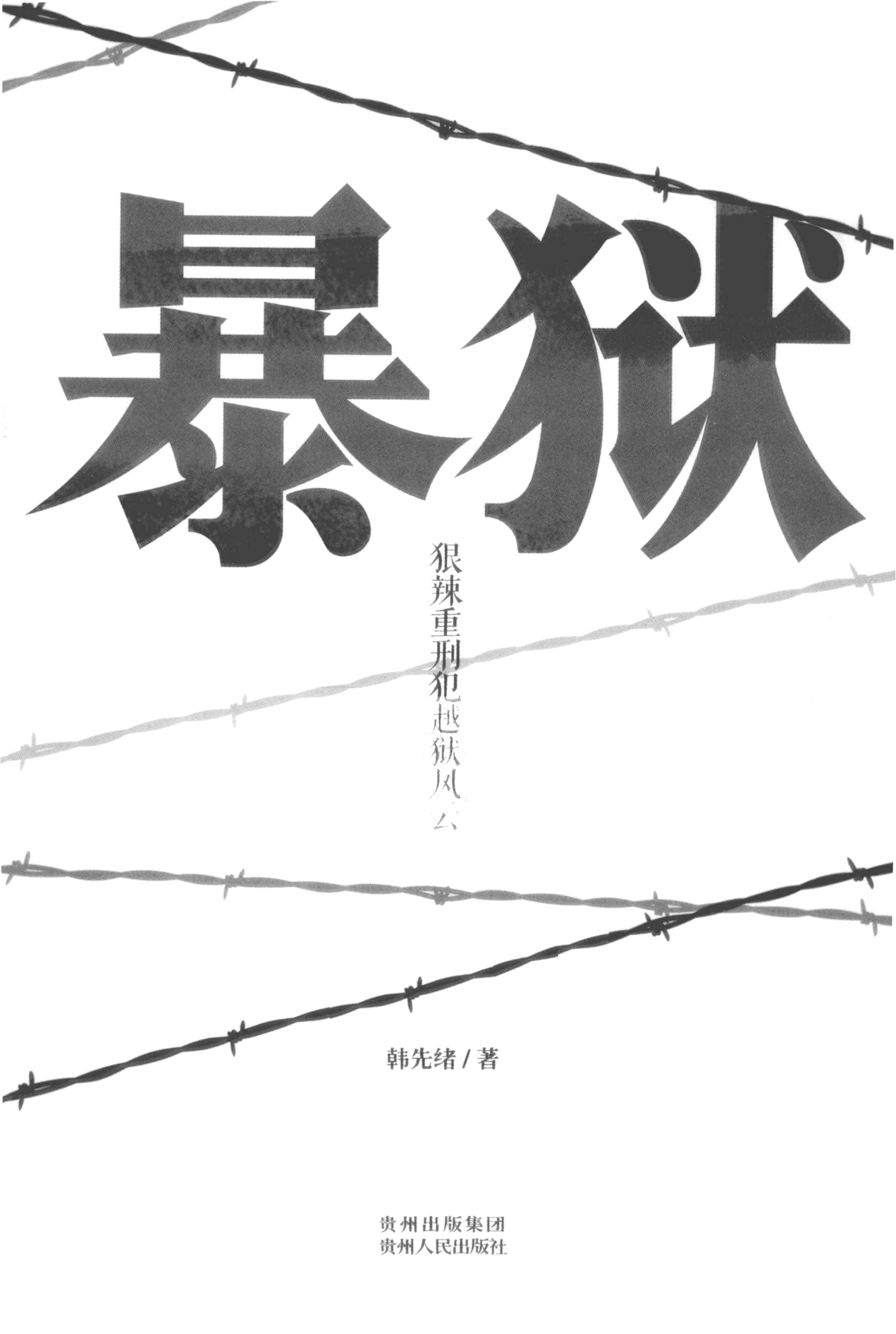
韩先绪 / 著



监狱里有两种人
看守者与被看守者，他们不是狼与羊的关系

监狱警察与凶恶囚犯
一着不慎，强弱逆转，不知鹿死谁手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暴狱

狠辣重刑犯越狱风云

韩先绪 /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暴狱 / 韩先绪著. —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221-09989-1

I. ①暴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9138 号

暴 狱

Bao yu

作者 韩先绪

责任编辑 张静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 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306 千字 印张 17.25

ISBN 978-7-221-09989-1

定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午夜过后，下了几天的雨停了。微风掀开细雾的面纱，熹微的天空大海般湛蓝。月亮落山了，但宝石一样的星星还在天幕上眨着眼。

省第一监狱撕心裂肺的警报声打破夜的宁静，所有从睡梦中惊醒的人心里都明白，省一监出大事了！

省第一监狱的指挥中心，监狱局长陈跃脸拧得出水来，不知是因为爬五楼的气息急促，还是急火攻心。

陈跃是被晚上急促的电话铃声闹醒的。领导干部家的座机一般都是老婆接，监狱民警最怕夜深人静电话响，铃声会深深地刺激监狱大小官员的神经，不是出大事，谁会夜半三更打电话，除非神经病。

陈跃的老婆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。

电话那端传来急颤的声音：“有重大事件报告。”

这是省一监政委李杰的声音。陈跃知道夜半电话响不是好事，他一骨碌翻身下床。接到李杰报告，他趁着夜色赶到省第一监狱。

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，天就要大亮了。陈跃双手叉着腰，双目凝视着窗外。电话铃响起，狱政处长拿起电话，电话那端传来梁翼的声音。

“陈局，梁监电话。”狱政处长报告道。

陈跃接过电话说道：“我是陈跃！”

电话中传来：“报告局长，经过我们的追击，罪犯吴应泉、嘎鲁、鲁壮壮已被包围在柳山上，一百多名监狱民警正准备搜山。”

“知道。罪犯穷凶极恶，手里又有枪，千万小心。对这伙恶贯满盈的家伙绝不能心慈手软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如果让他们逃走了，我就撤你的职！”

陈跃语言由柔变刚，歇斯底里地吼道。

目录

楔 子

第一章 血溅闹鹰岩 / 1

第二章 矿山监狱 / 12

第三章 “花匠” / 25

第四章 除夕突变 / 38

第五章 追 捕 / 49

第六章 棋差一着 / 61

第七章 孤身寻踪 / 72

第八章 搏 击 / 84

第九章 田 间 / 95

第十章 权力与挑战 / 107

第十一章	省一监危机 / 117
第十二章	最后的越狱机会 / 130
第十三章	革 变 / 142
第十四章	丧 事 / 154
第十五章	舍命救火 / 166
第十六章	嘎鲁的心思 / 178
第十七章	千里追踪 / 190
第十八章	生死搏斗 / 202
第十九章	飞来横祸 / 213
第二十章	监狱的危险地带 / 227
第二十一章	锅炉房计划 / 239
第二十二章	暴 狱 / 252
尾 声	/ 266

第一章 血溅闹鹰岩

还没到深秋，这天就像着魔一般，空中弥漫着雾气，抬眼几丈远就看不清人影。

铁剑手提着绿色的帆布提包走进山城汽车站。人声鼎沸的售票厅弥漫着淡淡的异味。他跟在排队的人后面慢慢往前移动，售票厅其他窗口紧闭着，唯有这个窗口张着嘴，铁剑好不容易将五十元钞票塞进窗口里。

“到哪里？”窗口里一只白嫩的手边接钞票边问道。

“到沙拉矿！”铁剑懒洋洋地回道。

“你不长眼睛吗？沙拉矿是上午的车，现在都啥时候了。”窗内的女人沉着脸，说完那白嫩的手又将那张五十元钞票扔在窗台上，喊道，“下一个。”

铁剑趑身出来，举目张望一下那张贴在墙上的汽车运营时刻表，看清去沙拉矿的车8：30出发。他下意识看看手表，时针已经指向下午两点了。

山城只是一个县级小市，每天只开一班到矿上的车，铁剑自然不知。他提着包走出售票厅大门，抬眼看看雾蒙蒙的天空，正盘算着是住下来第二天再走，还是找便车下矿。

“兄弟，一看便知你是到矿上去的。上我的车吧，正好还有一个位置。”铁剑刚迈出门槛，一个西瓜一样的脸蛋笑嘻嘻地问道。

铁剑转动着眸子看看眼前这个头上没几根毛，拨浪鼓一般晃动的脸蛋好奇地回道：“大哥，你咋知道我要去沙拉矿呢？”

“衣裳嘞，一看你这身迷彩服，便知你是到矿上去的。”那人回道。

铁剑方低头望望自己身上的行头，身上蓝白相间的装束格外醒目。他暗自好笑，离开警校时咋就不换一套便装呢？这套行头一看不是军人便是警察。虽然现在社会上行头乱，穿迷彩服的人并非都是军人或警察，但从气质上分辨，准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

铁剑点点头说道：“大哥好眼力，兄弟我正是要到矿上的。”



沙拉矿原本是一个劳改场所，隶属于省第一监狱。谁都知道沙拉矿是犯人劳动改造的地方，对内称“沙拉分监”，对外称“沙拉矿”，矿山名气比较大。

铁剑被那人领出车站，走到对面的一辆铁壳吉普车前。那辆看上去锈迹斑斑的吉普车除挡风玻璃之外，哪像一辆车？纯粹一个土坦克，被泥浆紧裹。为赶时间，铁剑心有不忍，但唯此而已，只能屈身拱进吉普车内。

吉普车内已经坐有六个人——驾驶位不用说，副驾驶位，第二排已经坐着的三个人，后排原本是坐三个人的，但靠右边堆了货物，只剩有狭窄的位置，已经坐着一个姑娘。

铁剑挤进后座，紧紧地夹在货物和那姑娘之间。他斜一眼靠窗的姑娘，拥挤让那姑娘嘟着小嘴，一副不情愿的模样。

铁剑知道是自己挤进来造成的，没在乎谁使白眼。

他刚坐定，吉普车就开动了。

从山城到沙拉矿虽说只有四十多公里，但那路像搓衣板，高低不平。虽然吉普车左右两侧的挡风玻璃都被泥糊着，但透过前玻璃能清晰地遥望锯齿般犬牙交错的山峦。

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狭窄山路上行驶，雾夹着毛毛细雨撒在地面上，泥泞的山路让吉普车像一个喝醉酒的汉子，蜗牛般爬行。

铁剑是第二次坐去沙拉矿的车。

三个月前，刚刚从部队转业铁剑心怀狐疑来矿报到，坐在那辆老得掉牙、全身都在响唯有喇叭不响的客车上，在悬崖深涧间穿梭而行。他耷拉着头，不敢俯视路边的深涧，还没到矿上，身上就出冷汗了。他不知道，解放后，为改造国民党战犯和地方土匪恶霸，监狱劳改队都建在遥远的深山峡谷之中。安全是大于天的事，不把这些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网在深山峡谷的监狱内，动荡的社会就不会有安宁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作为边防军特务连的排长，铁剑阴差阳错进了改造犯人这道门。

那天他来到矿上，车刚停，鼻子就嗅到一股呛人的味道。他心情沮丧至极，本想打道回部队，但他又想是块金子在哪都会闪光。自己选的路是刀山要上，是火海也跳了，是堆狗屎也咽下肚去。因为自己是男人，男人就是棒槌落地，也要它扎下根，发出芽来。

刚报到，政治处就通知他到省警校培训三个月的狱内侦查业务。

吉普车摇晃着，虽然车外秋风萧瑟，但吉普车发动机转动产生的热能，把车

内烘得像婴儿的胯，热乎乎的。铁剑斜一眼身边双目紧闭的姑娘，就斜靠在右边的包上闭目养神。或许是车内闷热的缘故，铁剑迷迷糊糊就感觉又回到部队，回想起转业的事来……

像梦一般，几个月前铁剑还在边防团，匍匐在地像蛙跳一样过铁丝网障碍，在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中跨涧越沟，攀着枯藤飞来荡去。他们个个身穿豹子斑点的迷彩服，像美国大兵一样脸上、额上涂抹着一层绿一层白的色彩，一副非洲原始黑人的野蛮状。野外生存训练的那份苦，常人是难以承受的。森林中的瘴气，蹚过沼泽地时黑色的蚂蟥，不时还和各种毒蛇相遇，他都熬过来了。特种兵嘛，怕吃苦哪能当特种兵？没想到七年的军旅生涯很快就结束了，七年中真正的敌人没有碰上，浑身的本领全是花架子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反而一架打掉了草绿色的军装。人生真逗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前途不可预料。

那一架打得真不是时候，但那叫打架吗？那是见义勇为！这个社会都怎么了，见义勇为都他妈的犯罪！正义都被狼叼了，不公平，社会对我铁剑太不公平。但反过来想，自己出手是不是狠了点？又不是敌人，毕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。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，我铁剑只一掌就要了他的小命，是狠了点。一切皆由命。那天千不该万不该去逛那破边境小城，否则也不会有今天。

那天天气真好，部队正好休息。铁剑换上便服。部队如今有规定，在营区生活必须穿军装，训练时穿训练服，但休息出营区必须着便装，否则满街绿军装，遍地大盖帽，尤其在这边防小城，驻军又多，都穿军装满街串，这成何体统？所以，从列兵到军官，出营区必须着便服。

那天铁剑穿一条夹灰色的裤子、一件米汤色的衬衣，原本都出门了的，他又憋回来拿军官证。如果那天不憋回来拿军官证，也就没有转业的事，正是这军官证惹出了是非。

太阳升出一竹竿高，铁剑哼着《咱当兵的人》这首闻名遐迩、唱红大江南北的军旅歌谣往城里走。边防团驻在城边上，不用坐车，从团部到边城走上半个来小时就到了。他嘴里哼着歌，脚迈大步，日光瞥瞥路两旁：凤尾竹垂吊着，身穿筒裙的傣族妇女在竹下房前扭动着腰肢。

铁剑走进新华书店。虽然部队有图书室，但每次逛边城铁剑首选逛书店，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。边城书店小，虽然不一定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书，但他对书店情有独钟。

太阳当空，铁剑从书店出来，举目环视人流如潮的小街。边城虽小，也异常

繁华，小街上人头攒动，小车“哗哗”的喇叭声刺激着耳膜。铁剑觉得饥肠辘辘，抬手看看表，时针已经指向十二点，不知不觉中一上午又过去了。他来到一家餐饮店，选一个不起眼的卡座坐下，随便要了两碟菜。见服务台的酒柜上摆有各种酒，他要了一小瓶二两装的绿瓶二锅头。二锅头有“牛栏山”和“北京牌”的，服务员问他要哪种。他原来喝过二锅头，味纯劲大，但什么牌的没太在意。听说有“牛栏山”和“北京牌”的，他心想反正都差不多，但北京是人们向往的地方，他在西南的边境当兵，都当军官了，但还从没去过北京，北京在铁剑心中既倾慕，又觉遥不可及。他觉得北京顺口，就对服务员说：“来瓶北京的吧！”

铁剑嘴中细嚼慢咽地品着菜，一边喝着北京二锅头。铁剑酒量大，但没酒瘾。训练得疲惫不堪时，就想嘬上几口，一是解乏，二是催眠。往往二两老白干下肚就呼呼睡去，第二天又精神抖擞投入训练之中。用铁剑的话说：“饭撑懒鬼，酒举硬汉。”所以他嗜酒而不酗酒。

一瓶北京牌二锅头下肚，他觉得没什么，太他妈不过瘾，又要了两瓶。虽然只是二两一瓶，但三瓶二锅头下肚，那劲就一咕噜往上冒。他走出饭店，头有点晕了。他头虽晕，但没忘记自己是军人，军人啥时都不能丢丑。他脚有些飘，但还没有到趑趄起趑的程度，重心特稳、一步一步，他步履铿锵往前走。铁剑虽然酒后脸有些红，但脸红也掩盖不了他浪子燕青似的容貌。高达的身材托着他瓜子一样的面庞，明眼人一看，就知他魔鬼般的身材潜藏着与众不同的内质。

铁剑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走，去往城尾回部队驻地的接岔口。正走时，突然“抢劫喽，抢劫喽”的喊声从左侧屋中传来。他的目光闪电般转向左侧，左侧的一间平房门上闪现“中国工商银行”几个大字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铁剑一个箭步跃到银行门口。他睥睨往内一看，只见两人在银行的铁栏内正往袋中搂钱。两人在铁栏外贼眉鼠眼四处张望。只一眼，铁剑便知四贼并非善人。

“不许动！”铁剑大吼一声。这霹雳般的吼声如五雷轰顶，惊恐中的几个匪徒刹那间愣了一下。当他们看清门口只是一个目光逼人的青年时，门内的两个人立即冲过去骂道：“小子，少管闲事，快闭眼走人，当没看见这事，否则让你不知马王爷有几只眼。”

“狂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胆大包天，敢抢银行，真他妈黄鼠狼想吃天鹅肉！巧碰你铁爷爷，你们纵然脚底抹油，也难以溜出门去。”

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娃再狠，双拳也难敌四手，何况我们是四个人八只手、八条腿，踹也要把你踹成一个肉墩。”其中一个长一副李逵般方形脸的人说道。

这是工商银行靠边的一个储蓄所，平时储蓄业务就不多，储蓄所内发生的一

切，街上无人知晓。

这两个人摩拳擦掌，边虎视眈眈和铁剑对峙，边斜着眼看铁栏内那两人的进展。

说来储蓄所内那两个女人也该倒霉。她们像平常一样营业。虽然储蓄所小，但也还有一些业务，存取款的人虽非络绎不绝，但来来往往总是不断。好不容易没人了，其中一个肚子饿。另一个听她说肚子饿，自己也觉饥肠辘辘。她们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其中一个到对面的羊肉馆买羊肉米线。殊不知她端着两碗米线进门时，这四人尾随而来。俗话说，“千密必有一疏”，端米线的营业员只当这四人是在来银行办储兑的，压根儿没往盗贼身上想。当她端着米线回来，待在室内的另一个女营业员去给她打开那扇进入室内的铁门时，两个盗贼一瞬间手持匕首破门而入。他们像已经饥饿许久，马上就能掠到猎物，齙着牙，眼里喷着绿光的野狼。

“不许动，把钱乖乖交出来，否则要你们的命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两个女人惊恐不已、不知所措。一个反应快一点的女人正要去拉报警器时，被一只大手揪住头发。闪着寒光的刀逼她俩到门杵晃，两人吓得瑟瑟颤抖。

铁窗内搂钱的一个盗贼向外面的两人点点头，以示钱掠好了。窗外和铁剑对峙的那个高个子迈开狼步直冲过来。那高个子仗着个高力大，想一招制敌。他一拳过来直指铁剑的头颅，拳速似疾风，在眼前晃动时能听到呼啸声。这一招叫“铁拳追穴”。那高个子想一拳打烂铁剑的太阳穴，这招忒狠，但铁剑在特务连当兵时，教官就教过破解之法。铁拳追穴虽然可一招制敌，但有一个致命弱点。那高个出拳时用尽浑身解数，所有力都聚集在臂和拳头上。铁剑闪电般让过高个子的拳头，左手过拳，右手迅速配合左手死死捏住高个子手臂，用力一拉，借力打力，再来一个螳螂腿。那高个子一个狗啃屎趴倒在地上。另一个见高个子倒地就扑过来身子往下蹲，来一个仙人摘桃。这是一个绝招，十分毒辣，是一个绝后动作。如果成功，两个桃子一般的睾丸被摘下，虽不绝命，绝后是一定的。旧社会的太监不就是这样的吗？

铁剑知道这招的绝妙。他胸下一个阴影晃动，一只鹰爪就闪扑而来。铁剑侧身让过鹰爪，飞起一脚踢勾出一个连贯动作。那条腿平时都是吊着十公斤铁砂袋出操跑步的，这一踢一勾非同小可。那盗贼原来就矮小，铁剑飞起一脚，正勾踢到他的咽喉。匍匐的盗贼被一踢一勾，悬在空中倒翻一百八十度，“轰”的一声砸在地上。

在铁窗内搂钱的那俩盗贼见窗外的两个同伙被铁剑打翻在地，心想倒了八辈子霉了，今天和硬子手狭路相逢，不是鱼死便是网破。俩人捏着寒光闪闪的匕首



呼啸而来，两把匕首齐发，直指铁剑胸膛。飞夺匕首是特务连的拿手好戏，甭说两把匕首整发，就是数把匕首整发，也甭想吓倒铁剑。当两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呼啸而来时，只见铁剑一个平身倒地，双脚一蹬，正好蹬在那俩人的小腿上，那俩人脚力不支，往前一倾斜，铁剑双手一伸，俩人“啪”的一声平倒在地下，他随即一个鸽子翻身，一脚踢在一个蠢贼的手腕上。那蠢贼手一松，闪着寒光的匕首“当啷”一声滑去丈远。另一个人反应快，在铁剑鸽子翻身的瞬间，他也一个猴子攀藤爬起来，趁铁剑飞起一脚踢匕首时，运足力气，趁人不备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向铁剑的软肋刺去。铁剑在他猴子攀藤的一瞬间就知道他会来这一手，熟练地侧身让过匕首，运足力，一个浪遏击水，顺势一个铁砂掌，掌心正好落在那蠢贼的心脏边。这一掌好似雷霆万钧，那蠢贼像一个轻飘飘的稻草人，被铁剑的铁砂掌打得旋翻两下，“咚”的一声巨响碰在铁栅上，又“轰”的一声后脑狠狠地撞在地上。不一会儿红彤彤的血就从那蠢贼头上冒了出来。其他三个还在地上爹死妈嫁人地鬼哭狼嚎。

在他们交手时，惊恐中的那两个营业员拉响了警报。铁剑看看倒在地上的人，耳朵已经听到警车“呜呜”的鸣笛声。他平生不愿和公安打交道，又是笔录，又是按手印，麻烦，嘴中骂骂咧咧：“想抢劫，让你们傻厮儿吃不完兜着走。”拍拍手上的灰，趁着慢慢聚拢的人群，斜一眼“呜呜”叫的警车扬长而去。

就在铁剑和那两个手拿匕首的蠢贼过招时，一倒地，他的军官证跳出来黄色衬衣的口袋，滑落在地上，而他离开时没注意。

正是因为这本军官证，警察找到部队，说铁剑防卫过当，出了命案，要追究法律责任。地方警察不能到部队抓人，军人自有军事法庭审理。卷宗转到部队，部队认为铁剑是见义勇为，理应记功，但因他一拳使那蠢贼丧命，有过当之责。部队认为功是不能记了，刑也不能判，但地方的意见不能不采纳，最后来一个折中，就让铁剑转业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

铁剑回想着，迷迷糊糊就进入了梦乡。青年人瞌睡大，摇晃的车也摇不醒瞌睡虫。那瞌睡虫从他身上爬进他的大脑，捅得铁剑的梦口水细泉般从嘴角流出。突然车一晃，铁剑的头一下子砸在身旁那姑娘头上。那姑娘摸摸砸痛的头颅，嘴上可吊十二把夜壶，嘴中想骂，话又咽了回去，只恶狼般瞅他一眼。这一撞，铁剑也醒了，对着那姑娘说声“对不起”，眼睛直巴巴看着车窗外。

车窗外山路弯弯，山峦绵延，山高路遥，一个“山”字在铁剑脑海中晃悠。

铁剑坐在铁壳吉普车上晃悠着如蜗牛在爬行时，沙拉矿会议室里乌烟瘴气，既称“矿长”又称“分监狱长”的梁翼一脸严肃。平时文质彬彬的人一旦发怒就怒不可遏。原来这是矿山的安全分析会。两天前承担整个矿山发电、硫黄冶炼、居民用煤的煤矿监区发生小型瓦斯燃烧。虽然没有死人，但燃烧的瓦斯烧伤了个犯人。安全科科长交给梁翼的报告结论十分明确，这是一起人为的责任事故。此刻分监狱长梁翼正指着煤矿监区监区长周世恒训斥。

“你都是一个老同志了，有这样干的吗！矿山安全规程是秃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，瓦斯浓度超过指数，必须停下来通风排瓦斯。生产必须给安全让路，只有安全才能生产，反过来生产必须安全。殊不知瓦斯浓度大大高于标准，你们为完成任务，用撮箕扇风排瓦斯，这是原始人用的手段，不发生安全事故纯属侥幸，发生安全事故是必然的。都挖一辈子煤了，又不是刘姥姥进大观园——眼花缭乱。矿井就那么一点道道，搞通了，按规程操作何愁不安全！”

梁翼也是一名“老转”。百万大裁军时，在基建工程兵当团政治处干事的他选择了转业。在部队时，同年兵的战友中，他的高中文化水平就属凤毛麟角，加之他从小就做着作家梦，自然浪费在书本上的时间多。当兵时往往部队熄灯号划过长空，他打着手电藏着躲着在部队发的那床草绿色的被子中看书，被战友们取笑为“书痴”。转业时正赶上全国“严打”，市作协的接收函被军转办拽一边，人事档案被省劳改局政治部抱树叶般搂回局里。档案到了劳改局，纵然你有通天的本领，也拿不回去了，监狱缺干部呵！军转干部被认为“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”，正是管犯人的料，好钢正好用在刀刃上。成千上万的军转干部来到艰苦边远的监狱矿山、农场、工厂，成为那里的中流砥柱。

梁翼时运好，一转业到沙拉矿就去省城上了两年大学，回矿正赶上重用大学生。他很快就产房传喜讯——生（升）了。

周世恒埋着头，不断地抽烟，其他科长、监区长没一丝笑意。谁都知道干矿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事。今天周监区被剋，谁知哪天轮到刘监区、张监区……就算是发电监区、冶炼监区这些不是打洞的监区领导，也战战兢兢，工作如履薄冰。因监狱矿山“两个安全”大于天：生产不安全你得负责任，监管不安全，犯人出现“三防”事故，监区长仍然脱不了干系。总之监狱两张皮，两张皮都不能放松，否则哪张皮出了问题，都教你猫儿抓糍粑——脱不了爪爪！

梁翼左手扶扶往下滑移的金丝眼镜，环视一下烟雾绕梁的会场，又口若悬河地说道：“虽然监狱、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第三条明确提出管教工作应当认真贯彻执行‘改造第一、生产第二’的劳改工作方针。但在我看来，无论哪个第一，



监狱‘两个安全’才是第一之中的第一。离开‘两个安全’，一切都无从谈起，这是被无数铁的事实证明了的。晚霞和乌云缠在一起，是难分辨来日是晴是雨的，监管生产和安全纠缠，同志们可要分辨出孰重孰轻啊！”

梁分监苦口婆心地侃侃而谈，在座的监区领导心中明镜似的。沙拉矿“三·二一”瓦斯爆炸事件去日不远。三年前的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左右，沙拉矿由于通风管道泄漏，作业面基本没有风，瓦斯越聚越浓。原本应该退出作业区域，但因层层抓生产任务，发电厂催促着要煤发电，发电监区监区长在电话里大发雷霆，对着周世恒说：“如果煤不能按时供应，电发不出来，责任在你。”

周世恒哪负得起这个责。沙拉矿就是一个小社会，井下作业离不开电，家属区、子弟学校、医院谁离得开电？它就像情人一样，白天有阳光照耀，人们淡漠它，但一到夜晚，谁都盼望它。没有电的晚上，全身都不自在。发电监区长刚放下电话，冶炼监区监区长又打来电话。冶炼监区监区长和周世恒是同乡，说话自然没有发电监区监区长刻薄。他在电话里慢言细语：“嗯，老周吗？我们大排冶炼炉腹中空空，已经开始过六零年饿饭的日子了，你的乌金什么时候到啊？”

放下电话，周世恒嘴中骂骂咧咧地说道：“都他娘的一丘之貉，催命鬼一帮，狼心狗肺一群，没他娘一个好东西！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井下值班干部跑过来，气喘吁吁道：“报告周监区，井下瓦斯浓度超标，停还是不停，请您指示。”

周世恒见值班警察的熊样，刚接两个电话生的气还在腹内鼓动，便顺口骂道：“你们是酒囊饭袋，处处问老子要煤。停产，停产拿你们去发电、去冶炼？他娘的，你们就不会动动脑筋，让瓦斯浓度降下来，边降边生产吗？！”

那警察得了话，答一声“是”，敬个礼转身跑了。

周世恒在办公室刚想沏杯茶消消气，只一袋烟工夫，那警察又三步并两步跑来报告说：“报告周监区，大事不好了，井下瓦斯爆炸了。”

那次瓦斯爆炸惊动了司法部、劳动部等中央相关部门。那时梁翼还只是宣传科科长。正是那次瓦斯爆炸事故，把梁翼推到监党委委员、沙拉分监监狱长、沙拉矿矿长的位置上来。周世恒因此被撤了职。后来由于省第一监狱党委认为周世恒有丰富的采煤、采矿经验，免职两年后，又重新任命他为采煤监区监区长。

周世恒其貌不扬，矮墩墩的个子。虽然个子不高，但身子朝横里长，臂大腰粗，酷似黑旋风李逵。他常年像耗子一样在洞里钻来钻去，汗水和煤屑在脸膛上长年累月地亲吻，那张脸早就变成腊肉一般。年龄还不满五十的他，早就是一副老头的形象了。

周世恒被梁翼批评时，心中有许多委屈，但他没有辩解。要遇上其他监区长，早就气呼呼像快胀破的气球了。原本井小任务重，他肩上的担子重千斤，几百号罪犯要改造好，全年无脱逃、无重大案件，井下更要求不出安全生产事故。犯人畏惧井下劳动。监内犯人是什么？是形形色色的坏人，是被看押的老虎。就是一根根木头，也有倒下来打人的时候，何况乎一些看似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，但骨子里头上生疮、脚下流脓，全身都坏透了的犯人，除非工作细微、管理到位、奖罚分明，否则他们凶起来仰可日天，坏起来匍可日地。

周世恒耷拉着头，一口一口地把烟吸进去，又一口一口把那白雾吐出来。在监狱矿山，抽烟、喝酒是男警察们的两大嗜好，烟上嘴就抽得云里雾里，酒上口就喝得昏天黑地。周世恒是咋穿上这身皮皮的，他都晕晕乎乎的。年轻时只想得一个工作，下井就下井，工作大于天，工作高于一切，七十年代对工作没挑剔的份儿。

周世恒先当采煤工，后又当瓦检工，提来当干部警察前是在安检的岗位上。他是稀里糊涂干上安检的，但转干时认定安检是以工代干岗位。那时监狱还由地区公安处劳改科管辖，还没有收归省劳改局，也不时兴考政治文化，监狱劳改队缺干部，大量从工人中选那些鹤立鸡群的佼佼者。穿上蓝白色的老式警察皮皮，一个大盖帽，再配上一个圆圆的国徽，领口上两片红彤彤的领章，就从工人摇身变成干部，警察身份就确定了。

当上干部警察的周世恒心力交瘁，他的压力来源于工作、家庭。工作自不必说，家庭也不是很顺。老婆没工作，两口子虽然感情好，但老婆是“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”。女人生不了娃娃，就是拿磨压也无济于事。原本周世恒认为是自己无能，去医院男科检查遍全身，没一处不好，只能说明老婆不行，他又编着筐筐套老婆出来检查。周世恒的老婆叶落花原来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，当她知道周世恒的检查结果无一处不好后，她自己反推不育症结不在自己，她怕检查完周世恒和她离婚。中国自古以来都奉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。但叶落花还是经不起周世恒对她打赌、对天发誓，又拍胸脯又赌咒，无论结果怎样，只是死条心，死磨活磨要她上妇科医院。先去了几家小医院都检查不出来，后去省城最具权威的妇幼保健院方诊断为输卵管严重堵塞。

现在他们膝下虽然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但都不是周世恒和叶落花的亲骨肉。

俗话说，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，正当沙拉矿安全分析会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，一场车祸正悄悄地降临在周世恒的身边……



铁壳吉普车在弯弯曲曲的泥泞山路上行驶。这是海拔一千七百米的高原山地，雾夹着毛毛细雨，丈把远，公路就模糊一片。长时间的雨水让公路坎上的松土滑落路沿，雨一浸泡就成了滑不唧溜的泥路，滑在公路边缘的泥土被车辆一压，公路上的倾斜度凸现出来。吉普车开到距离沙拉矿两三公里的地方，这是一个很险的狭窄地带，名叫“闹鹰岩”。这“闹鹰岩”的名称来源于岩高涧深，雄鹰常常在高岩之中盘旋而飞。这一带把雄鹰说成闹鹰，故名“闹鹰岩”。

车开出闹鹰悬岩，下一个斜坡就到沙拉矿。进出的司机无论是拉货的还是载人的，每逢过有“鬼门关”之称的闹鹰岩时，都会像刚做新娘的媳妇——在婆婆面前小心翼翼，因为稍不留神就闯不过鬼门关，进了阎王殿。一般常进出沙拉矿的司机路径熟，转弯抹角适度，自然似险非险，但“生水子”过闹鹰岩时就紧张，手脚都捏得紧紧的，过了闹鹰岩，出得鬼门关，冷汗冒出来。往往远方来的司机手脚无措，不敢动车，要请矿上的司机帮一把方能进出。这天杀的闹鹰岩就是横在矿内矿外的一道门槛。

那驾驶铁壳吉普车的矮鬼是第二趟跑沙拉矿，路径不熟，到闹鹰岩时那雾浓烈得像天上撒下的一张灰蒙蒙大网，虽然幽深的沟涧看不见，吓不倒人，但雾让司机眼前模糊一片。当矮鬼司机过闹鹰岩的石门坎转弯时，那倾斜的泥路仿佛抹有桐油，他方向盘刚一打，后轮一滑，屁股一甩。他一慌，脚不自觉点到刹车板上，原本应该加油冲过滑不堪言的烂泥路面的，但他操作出了邪，踩成急刹车，突然的中止运行让处于滑不堪言路面的车突然间屁股一甩，双轮悬空。还不等人们惊恐，铁壳吉普连人带车后座前转悬空摔下闹鹰岩畔。

这一切只是短短的一瞬间里发生的，犹如划过天空的流星，灾难就发生了。所幸正是这尾重头轻，救了铁剑和那姑娘的命。

当吉普车悬空倾斜的一刹那间，由于重心往后转，后车盖经不住铁剑和那姑娘以及右侧那堆货物的挤压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在吉普车人仰车翻时，后车盖突然断开。铁剑和姑娘以及那堆货落在狭窄的石坎上。由于铁剑倚着那堆货物，货着地时，他枕在货物上反弹一下落在货物边的石岩上。那石岩上横七竖八从岩缝中长出许多苦楝树，卡住了铁剑，但这突如其来的车祸，还是让铁剑落地时头重重地弹砸在地上，瞬间昏了过去。

就在铁剑滑出后车盖几秒钟的时间里，那吉普车在岩畔“咣当”一声，从铁剑身旁落下深涧。

片刻，铁剑从昏迷中醒过来，转脸看一眼雾茫茫中深不见底的沟壑，惊魂之余又吓出一身冷汗。他抬抬手，伸伸腿，手还在身上，脚亦蹬得动，再摇摇头，

清醒过来，确定自己还活着。他想站起身来，但腰痛得厉害，全身摸摸没一处流血的地方。他斜眼看看，身子倚在那堆货物上。那几个软绵绵的包虽然横七竖八散落在树杈岩畔，但清醒过来的他知道多亏这几个软绵绵的货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铁剑挣扎着爬起来，左右环顾，想爬上路去，这时转眼正看到同车的姑娘被摔得卡在岩畔的苦楝树之间。他忙吃力地移步来到姑娘面前。那姑娘满脸是血，躺在岩畔人事不省。他想肯定是翻车后头撞在岩石上，人死人活难说。他蹒跚着来到那姑娘身边。横躺着的她一动不动。在特务连，野外救护是必备科目。他用手挡在那姑娘的鼻孔前试试，又用手指搭在她颈部的主动脉压压，最后什么都不顾了，掀那姑娘的身体，扯开她那件暗花乳白色衬衣，伏在她雪白的胸脯上，听她的心脏是否还跳动。

当他确信姑娘还活着后，又在她的脸部、头部寻找流血的伤口。这很简单，她头上还冒着血色小泡。铁剑确定流血的伤口在头部，“咔嚓”撕下自己蓝白花斑的作训服，熟练地包扎好她的伤口，忍着腰撕裂般的疼痛，吃力地背着姑娘寻找上岩的路。不幸之中大幸，这七米来高的狭窄岩畔像一条腰带，仿佛亿万年前第四冰川遗留的痕迹。铁剑咬着牙，背着奄奄一息的姑娘就往岩畔走。他知道时间就是生命，如果不赶快把姑娘送到矿医院，流血过多，姑娘生命难保。

他没有多想，也没有犹豫。他曾经是军人，军人就是保护神的化身；他现在是监狱民警，监狱民警就是正义的力量。如果腰部不痛，对铁剑而言，背一个姑娘不费多大力气，但现在他腰扭了，自己走路都十分困难，在这悬崖陡壁上，要背上这百十斤重的人体并不容易。他艰难地迈着步，一步一步，这时才真正领略到举步维艰的内在含义。

铁剑拨开杂草，攀着岩壁，腿像灌了铅，每迈一小步，腰就钻心地痛。他强忍着，牙咬得“咯咯”响，汗水一粒一粒地滴下来，横着一股子牛劲，直着眼爬着。风寒雾重，易水悲歌，铁剑不可能救得了坠入深涧的其他人，那些人肯定进了阎王殿，那是显而易见的。而她还有一口气，铁剑不知道姑娘姓啥名谁，是会见犯人的亲属，还是到矿上公干，还是家在矿上。在车上也没聊过话，自然对这些一无所知。但铁剑知道这些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姑娘还有一口气，他得救她，这是责任，是一个军人和警察必须肩负的责任，是道德的力量，是军人、警察的责任搅拌出来慷慨的魂魄，这种大无畏的魂魄具有支撑职业的威力，是军人而成为国家的守护神，是警察而成为国家的维护者。